



诗林 漫步

大河烟雨路

□ 秦巍

太行山，是矗立于华北大地的一头远古巨兽，它的脊背是千万重沉默的岩壁，在岁月里凝固成铁青的苍茫。穿过大河村的“古穴陉”，便是这苍茫肌体上一道柔韧的脉动，一缕未曾断绝的呼吸。它蜿蜒着，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穿过重峦叠嶂，连接起中原的沃野与黄土高原的雄浑，远眺着神秘的西域。这不仅仅是一条地理上的通道，更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与流水之上的史诗，吟唱着华夏儿女坚韧不拔的奋斗之歌。

在太行山深处的壶关县大峡谷镇大河村，壁立千仞，曾经散落着百十户石砌的屋舍，800余人口守着183亩薄田，人均不足二分地。“大河村的缸，没有四两糠”的谚语，带着岁月的艰涩，一代代流传下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如惊雷劈开迷雾，为大河村撬开通路的缝隙。雨后初晴的清晨，当村民像往常一样早起，推开家门，习惯性地望向那群山时，内心被某种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云雾在山腰间开合聚散，晨光漫染处，峰峦似千军列阵，磅礴之势喷薄欲出，尽显生命的雄浑张力；往日只觉得险峻的叠崖深涧里，泉水格外清澈，如银链般倾泻而下；石墙黛瓦的村落，被雨水洗过，在几株百年古树的掩映下，静默如画；就连田埂旁不知名的野花，

也挂着露珠，缤纷绚烂。

“碧水如画不就是说我们大河村吗？”山成了雄奇景致，水化作灵秀诗篇。村委会会议室里，村民们从静静思考到热烈讨论，几年的摸索，思路渐渐清晰：这里没有平地、没有草场、没有矿藏，但我们有太行山雄伟壮丽的美。乡亲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山门，让山外的人来共享这片美。

方向有了，但脚下无路。没有规划、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气，一切仍是纸上谈兵。这时，需要第一个绘梦的人。

二十年前，共产党员王天吉，一位普通的建筑工程师，带着图纸走进大河村。三年间，从规划设计到技术指导，从质量监理到预算结算，他将村民口中模糊的梦想，一点点变成精确的线条和数字，绘制在厚厚的图纸上。直至重病缠身，他仍强忍病痛，坚持将各项事宜交接清楚，才坦然走进医院。三年后，王天吉不幸离世，他没能亲眼看到图纸上的风景变为现实，但他用生命画下的那条路基，已深深埋进大河村的土壤里。

蓝图在手，需要有人将它扛在肩上，化为现实。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李金生，站了出来。他早年放弃高薪返乡，开始带队建设家乡。几十年里，他组织群众挖渠引水、热地造林、架桥修路、兴办电站和学校，是村民信赖的“当家人”。如今，旅游开发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他更是拼尽了全力。开辟景区、建设宾馆、创建漂流项

目，他始终冲锋在前。大山赋予了他如岩石般坚韧的品格，他也将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给了大山。

有了绘梦者，有了扛鼎人，还能引来八方活水的人。二十多年前，李爱平来到大河村并在这里扎根。他来到这儿之后，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吃住在农家，与村民同甘共苦。为寻找最合适项目，他自费远赴北京、河南考察；为筹集建设资金，他在企业家和银行之间无数次奔走游说；为勘察景点，他不畏艰险，亲自临渊攀崖；为测试大河漂流的可行性，他卷起裤腿，跳上皮筏，在漩涡激流中险象环生……景区、宾馆、漂流，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而他的身体，却像一盏过度燃烧的油灯，渐渐耗干。即便身患重病手术后刚刚痊愈，他仍惦念着工程，驱车百里赶回村里。

在李爱平等人带领村民劈山开路、盘活旅游资源的过程中，一处隐藏于太行深处的“地质密码”也被意外揭开。地质专家考察发现，大河村附近的山系清晰地呈现出距今亿万年的五个古地质时代特征，片麻岩、鱼籽石等岩石标本，如同地球年轮般依次呈现。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露天地质博物馆。地质专家将这种特殊的地质结构命名为“大河组”，并据此建立了大河地质博物馆。从此，游客来此，不仅能欣赏山水之美，还能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时空的科

学探索之旅，感受一种更深沉的、来自地球演化本身的神奇与壮美。

历经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大河村终于破茧成蝶。一个以青龙峡为核心的景区赫然呈现：一条长达数千米、落差百米，拥有“九曲十八弯、六瀑七连潭”自然奇观的大河漂流，吸引着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大河关古隘口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古朴的村落经过修缮，既保留了风貌，又焕发出新生；加之攀岩基地、大河宾馆、土特产市场、直升机观光项目以及几十家欣欣向荣的农家乐……一套完整的旅游设施与服务链条，成功将远方的游客与眼前的绿水青山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日，再走大河村。青龙峡内，飞龙瀑如银河倒泻，飞雪漱玉；深涧流水潺潺，吟唱不息；一线天处，峭壁对峙，仰观叠嶂耸翠；狐仙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光怪陆离；青龙潭水碧波荡漾，幽深莫测。浙水河上，皮筏如织，银浪飞溅。大河关前，游客抚今追昔，感怀古道悠悠。古村落整洁繁荣，展现出全新的活力。

那条千年烟雨路，早已不再是荆棘密布、坎坷难行的求生之径。它已拓宽、硬化，铺装，成为一条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康庄大道。大河村人，正沿着这条自己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开辟的道路，步伐坚定，意气风发，走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踏路向山海

(组诗)

□ 邓艳平

大河村原来是无路的
石头垒石头，山叠山
二分薄田的砾石地
大河村人
在石缝间延续着祖辈的生活

先辈当年拖家带口迁徙
踩着崖壁的月光
踏崖壁清辉，择崖石为邻
抔土垒灶，块石构屋
撑起遮风避雨的安稳
岩石里扎根的生命
比太行山的脊梁
更显坚韧

三十有一
他成为村中的掌舵人
托起大河村的晨曦
也扛起致富的重任
“这山水好，要搞旅游！”
一句话，在嶙峋的山石间
迎来了春的讯息

求索之路漫漫
何惧山高路远
发展的春风
唤醒旅游强村梦
苦心孤诣寻找资源
点点滴滴化作百姓福祉

重整大河关、东峻重关
迎着春风
将一张希望的蓝图从案头跃然山间
带领村民踏泥踩石、架桥铺路
栈道桥托起古老月光
大河桥吞吐晋豫车流
惠民桥接过扁担
龟蛇桥挽起游人

二十余载春秋
以己为铆钉
牢牢钉在致富桥畔

路，在青龙峡景区纵横交错
地上搭桥筑坝
依山就势铺就青龙峡景区旅游路
那一年，青龙峡绝壁
垂下中国登山协会
“中国攀岩基地”的绳索
争当绝壁上的头羊
带领村民凿壁开道
划破云霄想象

以钢钎为刃
惊醒沉睡的石英石
在大河村
不同语种的惊叹此起彼伏
在岩壁上留下一声声赞美
六十米攀道上
凌霄花次第绽放
映照着奋斗的模样

四
四
到平顺必到通天峡
通天峡
通天上，通天下
而后赤壁悬流走过
住一宿也好
感受，倾听
青羊山、彩凤山
南北遥望传出的佳话
走一趟吧
脚下的路会又平又顺

大河村被太行山群山环抱
曾经，信号隐于云雾之间
如今“云端看峡谷”的直升机旋翼
剪开云雾
覆盖周边二十公里的环村航线
机舱里满载惊叹
将太行山深处的故事
讲给平流层听

曾困住祖辈的峰峦
如今是云端观景台
托起，轻盈的乡愁
新修的青石路熠熠生辉
像大地舒展的琴弦
弹奏着乡村振兴交响乐
昔日砾石地
终于长出了
会飞的种子
乘着风，越过太行山
把希望撒向更远的地方

文心 雅韵

太行天池赋

□ 冯波

乙巳寒秋，漳泽独游。闻其新名，太行天池；观其寒波，碧落悬镜；念其沧桑，云水千年；感其兼蓄，人力禹功。乃思鲍照观漏之篇，复念王粲登楼之叹。夫上党故地，本多雄杰，今观此水，犹见古风，遂作斯文，以寄幽怀。

太行如怒，漳水如诉。裂地成渊，屿为捧土。昔者羿射九日，遗炎魄之九鸟；女娲炼石，坠五色之玄乳。故其水能涵天光，山可载地脉。观夫晓雾初开，似见刑天舞干戚；暮云合璧，恍闻共工触不周。

若乃精卫衔木，空存填海之志；愚公移山，终有通衢之期。常思万夫荷担，竟使沧溟倒注；千村举火，终教银汉倾垂。石坝横空，非止拦洪截雨；明湖鉴影，原为照古观今。岸畔犹存炎帝未耜之痕，波心尚映唐王箭镞之辉，煌煌大风，斑斑旧牍。

至若南源西源，本出同脉；古月今月，曾照几人？渔子撒网，捞起前朝断戟；农夫耕垄，翻出旧代残垣。可知逝者如斯，原非孔圣独叹；水能载舟，岂独魏征明谏？人生不惑之年，万物蓄力之间，把酒临风，临波而歌；浮槎何处，可觅桃源，击楫中流，堪涤尘襟。

赋诗叹曰：

神工劈破太行秋，九万青天入水流。
铁坝曾锁蛟龙怒，云帆今渡雁鹜愁。
千年浊浪清辉里，百代苍生明镜头。
莫道临渊空艳美，此身原在最高丘。



墨韵 诗行

初冬霜华

□ 魏世通

盖着厚厚的霜被
静静等待春的消息

初冬的霜华
是冬天送来的礼物
用清凉洗净尘埃
用纯净守护季节

就把它牢牢套住
不许大山挪动半步
只待酝酿新一季的葱茏

给大山系上了
一种格外的依恋和缠绵
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里静憩
更有人忍不住轻按快门
把山的灵秀、水的清冽
分享到远方

行走平顺

(组诗)

□ 张治中

在山间，通往山巅的小路
是山民手中的套马杆
生怕大山不驯服
出门一抬脚

串起的是颗颗明珠
挂在大山脖颈胸前
大山似黛卧云端
上下一色青苍，宛如仙妹临凡

这边青羊踏翠来
那边彩凤逐崖还
松为簪、石作珥，云鬓斜插自天然
农家乐里炊烟起，笑语随风漫丘峦

三

山外的人们来了
络绎不绝地
像一条长长的相思带

到平顺必到通天峡

通天峡
通天上，通天下
而后赤壁悬流走过
住一宿也好

感受，倾听
青羊山、彩凤山
南北遥望传出的佳话
走一趟吧

脚下的路会又平又顺

诗意图炉

□ 陈蓉

冬日里，最温暖的记忆总与炉火有关。

读过林清玄的散文，写他在飘雪的日子与朋友围炉吃火锅。文中描绘的那番情景令我神往：“水汽蒸腾的火锅店，人人面红耳赤，有的还冒着大汗，吐出的烟气则在落地窗上结成浓浓的雾。”这画面，成了我心中冬日最动人的景致之一。

寒夜漫漫，邀三五知己围坐火锅旁，实在是件乐事。窗外或风或雪，室内却热气腾腾。大家烫肉涮菜，谈天说地，额上沁着细汗，心里满是畅快。偶尔抬眼，玻璃窗上已凝了一层薄雾，将外面的世界变得朦胧。唯有远处明灭的车灯，如流萤般在夜色中划过。这样的夜晚，总要待到身心俱

暖，才依依不舍地道别。想来，火锅确实是寒冬最相宜的伴侣。

若论围炉的意趣，乡下的冬夜更添几分韵味。大雪封门，北风叩窗，一家人聚在屋里，灶台上的炖菜“咕嘟”作响，香气四溢。男人们温一壶烧酒，浅斟慢酌；女人们话着家常，手里不停地做着针线活儿。最妙的是在炉边梗上几个红薯，不多时，甜香便袅袅升起，勾得人忍不住要尝上一口。再配些新炒的花生瓜子，佐一壶清茶，任它窗外风雪再大，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几个人围坐炉前，仿佛暂时从时光的河流中抽身，可以一直这么悠闲地坐着、说着、笑着，感受着岁月静好的温柔。

想起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书中开篇便道：“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他描绘的，正是这般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温馨场景。其实，围炉之乐，未必总要言语喧哗。有时大家静默无言，各自做着事，反而更显情深。

寒冬围炉，听雪也是一种清福。话说尽了，便各自安静下来。这时，周遭万籁俱寂，只有手语轻抹玻璃的细微声响。凝神细听，竟能捕捉到

落雪的动静——那轻轻的、若有若无的声音：落在灰瓦上，是“噗”的一声轻吻；落在石墩上，发出“哒”的脆响；飘进枝丫间，则轻柔得几乎听不见。此时炉上茶壶正沸，茶香袅袅上升，窗外雪花翩翩而下，水汽与雪花仿佛相恋的精灵，在进行一场冬日的对话。轻啜一口热茶，再望时，院子已是一片洁白。

围炉的时光，也最适合读书。借着炉火的暖意，安坐一隅，静静展卷。窗外的风雪渐渐远去，灵魂却与书中的先贤相遇，随他们的悲喜而悲喜，因他们的思索而思索。待到合上书页，重回现实时，常发现窗外的风雪更大了，内心却格外安静丰盈。这片刻的沉浸，是冬日里难得的馈赠。

冬天本是苦寒的季节，万物萧瑟，天地苍黄。但人总能在顺应自然的同时，为自己寻得一方诗意的栖居。有人说得妙：雨天读书，寒夜围炉——既然改变不了四季轮回、风霜雨雪，何不在这必然的规律中，为自己预备一场又一场诗意的邂逅？

冬天本是苦寒的季节，万物萧瑟，天地苍黄。但人总能在顺应自然的同时，为自己寻得一方诗意的栖居。有人说得妙：雨天读书，寒夜围炉——既然改变不了四季轮回、风霜雨雪，何不在这必然的规律中，为自己预备一场又一场诗意的邂逅？

炉火融融，茶香袅袅，这便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叙事。

题字
杨文东